

听歌

□ 吴平 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

那天晚饭后,去楼下的1912街区散步,看见有一个大男孩在唱歌。男孩二十三四岁模样,一米八左右的个头,灰短衫,黑短裤,脚下是一双天蓝色运动鞋。他皮肤很白,胖胖的,一头短发梳理得光滑有型,给人一种干净健康的舒适感。

男孩的设备很简单:一只话筒,一个手机支架,一个小音箱。歌却唱得极好听:三十年前的经典老歌,最新流行的网络歌曲;民族的,流行的,还有城市民谣;一首接一首,一曲连一曲,尽管音响声音开得不大,但还是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聆听。

他正前方的地上,黑色音箱包敞着口,里面躺着一个压膜的二维码。偶尔有人扫码,也有人买来一两瓶饮料放到他的脚下,

这时,大男孩会羞涩地在歌曲中间挤出两个字:“谢谢。”

一曲好听的《风吹麦浪》唱起。此时,头顶是深蓝的夜空,半个月亮的旁边泊着几朵闲云,有风隐约拂过,街区的霓虹无声地变幻着周遭的夜色。这样的音画足以让每一个世人胸怀美好,心生惬意。

我举着手机正在录像,突然,一个白衬衣的中年男子走了上去,男孩赶忙停下歌声,关掉了音响。白衬衣是街区的安保,要求男孩马上收摊走人。男孩一边用纸巾擦着脸上的汗,一边小声地和白衬衣解释:自己昨天本来是在对面那条街唱歌的,是街区安保领导让他挪到这边来的,怎么突然又不让唱了呢?白衬衣没有回答,只说,我也只是

个打工的,街区领导说不给唱,那就不给唱。

男孩愣了一下,没有再坚持,说,好的,那我走吧。话刚说完,已经在拆面前的支架了,竟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。

我走上前扫码,刷给男孩十块钱。问他:他们每天都来捧你么?男孩谢过我,笑着说,也不是天天来捧,估计是今天我不走运吧。

回到家,我把大男孩唱的《风吹麦浪》的视频发给一个朋友。她看了,感慨地说,在她居住的安庆,也见过一次年轻人在街边唱歌。她发过来一个红包,说,《风吹麦浪》我听了,这二十块钱,你替我转给那个男孩。她一再交待:你一定要告诉他——一个阿姨喜欢听他的歌。



“犬子”嗜肉

□ 非我 (浙江湖州, 国企职员)

前阵子猪肉价格上浮,“买汰烧”们都感觉到“菜篮子”有些难拎。好在真正吃不起猪肉的人其实并不多。回忆起“犬子”小时候的嗜肉如命,那才令人哭笑不得。

“犬子”是古人对自家儿子的谦称,我家小子刚好属狗,他又嗜肉如命,叫“犬子”算名实相符。

“犬子”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。小时候就吃嘛嘛香,胃口出奇好。特别是从他会吃饭起,就养成了无肉不成餐的习惯,所谓“眼睛乌溜溜,最爱肉骨头”,每顿至少要吃50克肉,否则就拒绝吃饭以示抗议。

那时每人每月只有肉票500克。全家三人的定量肉票全归犬子,也只好够他的

牙缝,害得我此后许多年不知肉味。犬子四岁时跟我到单位食堂就餐,让他吃好每餐饭就成了我最头疼的事。因为等我下班,食堂窗口早排起了长队,轮到我时经常肉菜已罄。那小子才不管你的难处,一看没买到肉菜,就拒绝吃饭,并哇哇大哭,哭得我心烦意乱。我只得向炊事员拼命赔笑脸说好话,才买来点他们自己吃的肉菜,犬子一见到肉菜就挂着眼泪狼吞虎咽,令我心情极度郁闷。

这样的次数多了,犬子“食肉动物”的“名声”也响亮了,炊事员们看他经常因吃不上肉哭闹,年纪幼小又无可理喻,只得经常给他留点肉菜,这就算“会哭的

孩子有肉吃”了。那些年我根本不必挂心减肥,始终保持着“健美”的身材……

他到外地读书后,嗜肉之性难改。放寒暑假回家,唯一的要求是“多买点肉”。菜场商贩一看我们大买鸡鸭和猪羊肉,就知道我家那“食肉动物”要回家了。

某年国庆节,我与老伴去学校看他,为他带去一只四五斤重的熟鸭子。到学校已晚上八九点钟,我们在招待所安顿住下后,嘱咐他把鸭子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安放,他满口答应。我们不放心,第二天一早问他把鸭子放到什么地方了?那小子拍着肚子说:“爸妈,你们就放心吧,我昨晚已经把它放到最安全的地方了。”